



喜鹊在枝头
魏丽饶

寒冬腊月走在北京的路上，一颗野果，带我进入一个鸟的世界。

这次来北京出差的目的地，是市郊的一家壁纸厂。原本客户安排车子到地铁站接，我执意自己前往。下车后才发现，这是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

空气很冷，山间静幽幽的，只有行李箱在路面上滑出闷声闷气的隆隆响。突然不知从哪飞来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它落在我前面不远处，轻巧地跳跃着往前走，时不时回头看我一下，喳喳叫两声。有这样一个可爱的伙伴，我一时忘记了疲惫和寒冷。

这是一只极有分寸的可爱生灵，它不紧不慢，始终和我隔着一段距离，但又保持互动。我下意识地放慢脚步，让行李箱的动静尽可能轻缓，生怕把它吓走。但喜鹊似乎并不领情，转过身别着小脑袋不解地看我一眼，然后扯开翅膀倏地飞走了。

“喳，喳喳，喳，喳喳……”一连串喜鹊叫声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像是在空寂的山林里点燃一挂炮仗。

在那里，矗立着一棵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柿子树。枝头几乎不见树叶，沉甸甸的果实将树枝压得很低。深冬时节，柿子已经熟透，在阳光下像一只只点亮的红灯笼，明媚，生动。这里是鸟雀的天堂，有喜鹊，白头鹤，还有一些鸟儿我叫不上名。它们的歌声此起彼伏，交织一片。

那只花喜鹊不再理我，而是全神贯注于枝头的一颗红柿子上。它的动作不慌不忙，很有章法。先是站在旁边的树枝上观察一阵儿，挑个满意处，一口啄进去，又啄一口。连啄四五下，再把喙埋进果肉深处，美美地吸食一通。然后抽身出来跳到另一根枝上，瞅准柿子的另外一面，如法炮制。渐渐地，它便有些忘我了，脑袋已经顺着柿子转了半个圈儿，仍不肯松口。直到整颗果子吃得只剩下小半个壳儿，它才像打完一场胜仗似的，酣畅地歇口气儿，果断转移了阵地。

“姑娘，您这是干什么呢？”

“看鸟。”回话的同时，我不舍地收回视线。一位戴针织厚帽子的老人，从更深的树林里走出来。从他臂上戴着的袖章得知，他是这片山里的消防员。

老人很和善，也健谈。他大概早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从树上的柿子说开去。原来，这片山上有很多柿子树，每年结了果子几乎无人采摘，就任由其自然生长、掉落。即便是沿公路边的树，有人来打柿子的时候，也会特地在枝头留下一部分。

“为啥？”

“留给鸟儿们过冬。”

说这话的时候，老人的眼神慈祥而温柔。我的心为之一动，进而联想到一树枇杷。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上海康平路上的一幢老洋房内。跨进黑色铁栅栏门，院角有一棵不小的枇杷树。每年五、六月份，一串串鹅黄的枇杷果攀墙而出，令人垂涎。眼看着果子日渐成熟，院主人却从不急于采摘，而是悠然地坐在二楼的阳台上，静看鸟儿们你来我往争相分食。原来，这才是一颗果子在大自然中，自得其所的方式。

人类的友善，让鸟儿亦通人意。刚下车我便得到一只喜鹊的陪伴和热情，该是一种幸运，也许它正将我引向一帆风顺，心下对这次出差的任务也充满了信心。

老人伸手摘下一颗柿子递给我：“姑娘，尝尝。”

我迟疑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

“尝一个。不然您咋知道鸟儿们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从柿子树上落下来的阳光，斑斑驳驳照在老人的脸上，他笑得那么爽朗。在那张热情的笑脸里，我恍然感受到了鸟儿的心情。



我家小院
余峰

我喜欢院子，源于我记忆深处曾经住过的院子。我在小院里度过了幸福难忘的童年、青少年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住在县城机关大院，大院内一排排青砖瓦房整齐排列，住着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邻里和睦相处，生活安定祥和。我家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院子不大，三面朝南的房间，约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是客厅兼饭厅，地面铺的是方形青砖，两边是卧室，铺有木地板，房子虽然老旧简陋，但很适用，冬暖夏凉，居住非常舒适。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比较匮乏，贫富差距不大，一般人家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视机。每年夏天是大院最热闹的时候，每天傍晚时分，大院家家户户都把桌椅搬到屋前，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一家人就一起围坐在璀璨的星空下，边乘凉边吃着简单的饭菜，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晚饭后，人们洗完澡就搬出竹床、竹椅、木板等，拿着蒲扇来到院内乘凉。伴随着缓缓夏风，大人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聊着生活中的喜与悲。孩子们最开心，有的在大院内嬉笑打闹捉迷藏，有的围坐在大人身边，一边吃着在井水里浸过的西瓜，一边听大人讲

有趣的故事。那个时候社会治安很好，家家户户都敞着门，不怕被偷，很有安全感。大院的人家就这样一年一年过着简单知足的烟火生活和幸福平淡的小日子。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院内发生的一切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前几年我还专门到大院去看，可惜大院早已被开发，建起了高楼，变成了住宅小区。我在大院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快乐时光，那里有我父母的身影，有我一家人温馨的画面，有我对它深深眷恋。时光不会倒流，就像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主题曲歌词所说，“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无论我走多远，我都记得曾经住过的那个小院，记得那个家，记得自己年少的模样，我会把这一切永远的珍藏在心里。

工作成家后，我家搬到了镇江。我心中一直有小院情结，梦想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有天有地，于天地间种花养草，读书喝茶，观星揽月，过一种充实恬淡的生活。经过多年奋斗，几年前我终于在丹徒新区买了一套带有院子的房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和妻子精心打理小院，在小院内种了很多花草，小院



又闻槐花香
崔洪彦

前年，同学二从家的那顿晚饭还让我难忘。难忘的原因不是参加的人、发生的事，而是一道独特的菜——炒槐花。小时候，这道菜是餐桌上的常客，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就再也没吃过，所以那晚不仅让我吃得齿颊留香，意犹未尽，更是勾起了我久违的记忆。

我生长在苏北灌溉总渠北岸的小村庄，东西穿行的帆影，南北往返的渡船，没膝齐腰的蒿草，密匝高大的杂树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快乐。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民们经常在那儿捞鱼摸虾，砍柴拾草。四月底开始，堆堤上的槐花次第绽放，清香怡人，大人们拿着

钩子，背着篓子，成群结队地去采摘槐花。在那粮食匮乏的年代，采来的槐花经过焯水晒干后，便成了最好的美食。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日三餐丰富多彩，槐花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餐桌。尤其是淮河入海水道的开挖，更新了总渠北岸的树木，槐树几近绝迹，只有村子里零散的孤立着几棵。

小时候，灌溉总渠的尽头对我来说很是神秘，总想一探究竟。但却像“蜀之鄙”的富僧，总下不了决心，始终没能成功。去年五一，我和妻毅然决定沿灌渠东进探访，为的是了却多年的梦想。行程中，悠悠的渠水，浩浩的浪花，

壮观的通榆河水立交，巍峨的人海道控制闸，固然让我们心生欢喜，激情澎湃，但从阜宁到滨海不时出现的一树一树槐花则更使人神怡和流连，可惜“身无长物”，不能采摘，只能兴叹。

后来去铁山寺森林公园，在出口处歇脚看到有卖槐花的，毫不犹豫的买了几斤，可惜炒出来没有想象的好吃，加了鸡蛋也不见佳。可能是采摘后直接晒干，没经焯水的缘故。

前几天散步时，妻说槐花开了。我问，你看到了？她带我到河边，只见一棵佝偻的老槐树已被人折去不少枝丫，少数盛开的槐花因延伸到河中而没被采

摘。后来又找到一棵，但低矮处的槐花已被人捷足先登采过，空留几截残枝，一地碎花，妻很是遗憾。不过第二天，她就凭印象和感觉寻到几棵老槐。为饱口福，我特地用竹竿和铁丝制作了一把钩子，打算和妻一起采摘。当晚，朋友邀请小酌，回来后我却惊喜地发现满满两桶槐花赫然浸泡在水中。顷刻，浓浓的清香和暖暖的幸福弥漫着整个房间。

我敢肯定，妻亲手采摘和做出来的槐花不但蕴藏岁月风霜，时代变迁，还将饱含生活富足，日子甜美。它在满足我味觉的同时，也抚慰我难以割舍的故园情怀。

热血巡特警

蔡从康

盛夏，烈日炎炎，骄阳似火。一家安置小区发生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案件，居民们惶恐不安。案件虽小，必须尽快抓获盗贼。老队员卢跃武，奉命带领巡逻小组悄然进入小区布控，克服白天高温、夜晚蚊虫叮咬恶劣环境昼夜潜伏。

一日，太阳刚升不久，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居民们纷纷宅家避暑，屋外行人稀少。中午时分，一辆无牌黑色摩托车缓缓驶入小区，轻车熟路进了地下车库。

卢跃武料定来者不善。他立即调整战术，安排人员守住车库出入口，带领一名队友深入车库侦查。

地下车库幽深昏暗，拐来弯去如同迷宫。卢跃武和队友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见一名戴头盔男子，手提两只电瓶，步履匆匆，鬼鬼祟祟。卢跃武迅速上前堵住“头盔男”，厉声质问。对方随即扔下电瓶慌忙登车逃跑，卢跃武立即扑过去，与队友将其控制。

那晚，繁星点点，微风习习。队员高炜翔，奉命参加分局抓捕行动，清剿涉毒团伙成员。他和队友在南门商贸城附近潜伏布控，守候抓捕嫌疑人。夜色渐深，路灯无情地采光，喧闹一天的商贸城进入了梦乡。高炜翔如炬目光紧盯周边一切，耐心守候。

午夜时分，一个鬼祟身影进入高炜翔视线。借助昏黄灯光，高炜翔心头闪过一丝兴奋与激动。嫌疑人刘某进入布控区，察觉不妙，疯狂逃离现场。瞬间，高炜翔追逐了八九百米，将刘某抓获，搜出其随身携带交易毒品和一把锋利匕首。

一个春风和煦的中午，队员陆云峰下班回家途中，发现公交站台聚集一群人。只见一男一女围绕一只挎包激烈争吵，唇剑间充满了“火药味”。两日前该女士乘坐该男士营运车辆，不慎将装有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的挎包遗落车上，今天约见对方取回失物，被要求支付感谢费。两人互不相让，不顾众人劝说争执不休，矛盾随

时升级。

陆云峰微笑亮明身份，一番耐心劝说和法理分析，如春风化雨，两名当事人渐渐冷静下来，明白了知恩图报、交还失物均属传统美德。接下来，现场出现了戏剧反转，女士笑眯眯取出几百元钱表示酬谢，男士连连摆手婉言谢绝，随后愉快地驾车离去。事后，那位女士给陆云峰送来一面烫金锦旗：“人民卫士，一心为民”。

一个秋日凌晨，薄雾笼罩的兴文街尚在酣睡，居民钱女士被床下突发“哧——哧”声惊醒。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在床下蠕动，当场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冲出家门。

冷清的街头，钱女士惊魂未定。当街道来一辆警车，她赶紧招手求助，惶恐眼神充满了期待。

蒋应波来到钱女士家中，检查床下并未发现异常。征得钱女士同意，他搬移床头柜、写字台、储物箱等一个个物件。当挪开墙角衣橱时，一条蟒蛇惊现眼前，身体盘成一团，头部高昂“哧——哧”作响。钱女士连连后退。蒋应波起身身旁一柄扫帚，瞅准机会猛然住住蟒蛇头部，脚踩其尾，手捏其颈，将蟒蛇擒获。

天色放亮，云开雾散，兴文街从沉睡中醒来。钱女士目送蒋应波疲惫身影，眼眸湿润。

一个周日晚上，城区灯火通明，夜色璀璨。队员孙坤巡逻南门大街时，远远发现菜场门前聚集一群人。眼前，一红一黑两辆汽车发生追尾，一男一女车主激烈争吵。孙坤立即疏散人员，及时制止争吵。男子若无其事，躲躲闪闪，引起孙坤警觉。该男子央求利诱孙坤放他离开，但孙坤沉稳以对。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孙坤见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将其控制。经查，该男子系酒后无证驾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

这支特别的队伍，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在平凡岗位上，一次次赢得百姓的赞誉。

永远的情缘

涂怀军



有一次晚自习，我悄悄地去问团支书，我能不能入团。团支书说，人团不光看学习成绩，还要看思想品德。他鼓励我积极向周围同学学习，争取早日入团。1987年10月，我向班级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我在班上担任劳动委员，学校每次卫生环境大检查，我们班都能拿到卫生循环红旗。团支部安排一名老团员跟我结对，向我讲解团的历史，让我明白了共青团组织的光荣历史。团支书还与我谈心，鼓励我继续努力。入团仪式是在1988年元旦后举办的，16岁的我很自豪地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一年后，我考入了高中。高中三年，我做了三年的班级团支书，班级多次被评为文明班级，团支部多次被校团委、团县委授予五四红旗团支部。1990年五四青年节，我被团县委表彰为“全县优秀共青团干部”。

2004年是我退役分配在金莲纸业公司工作的第8个年头。这一年9月，我担任公司团委书记，和团委一班人积极开展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得到了公司党委和上级团委的肯定。公司团委被市委列入团建工作联系点。2006年我被推选连任公司团委书记。这一年，公司团委荣获金湖县“五四红旗团委”，我获评“淮安市优秀共青团干部”。面对成绩，我感到更多的是责任，是鞭策，有恋恋不舍的共青团情缘。

2021年，公司党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紧紧围绕区委要求，开展了百年党史职工大讲堂、书记走进项目和春节慰问困难党员等活动。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对集团党委党史学习教育给予高度评价。面对成绩，我感到更多的是责任，是鞭策，有恋恋不舍的共青团情缘。

共青团，是青春永不褪色的印记，更是青春永不后悔的选择。我的人生中，难以忘记共青团对我的帮助和共青团岗位对我的成长锻炼，这是我与共青团永远的情缘。